本刊第一卷合訂本重印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雖經再版，早已售盡。茲因各地索購者，仍絡繹不絕，甚有願出重價託本社代爲收買者。本社爲勉副愛讀本刊者之盛意起見，特將本刊第一卷已缺各期，重行付印，現已出版。（定價仍收大洋一元）惟爲數無多，願購者可從速來函定購，並附寄現款。

現代叢書第一種

玉君——楊振聲先生長篇小說

第三版已經出版了！

總發行所　北京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分售處　京內外各書店

價目　實價五角

本刊徵求第一卷各期舊報啟事

本刊爲滿足愛讀本刊者之需要起見，業將第一卷已缺各期重行付印，不日出版，已經預告。第以重印有限，訂購者甚夥；誠恐將來出版，或有供不應需之虞。是以一面重印，一面擬再徵集所缺各期舊報，而以新近刊行之報掉換。（惟舊報之已經污毀者，恕不掉換。）茲將所缺期數及掉換辦法列舉於後，幸藏有本刊者割愛相助，俾得多訂成本，不勝感盼。

徵求期數：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一四期　第二〇期

掉換辦法：（一）凡以上列各期中任何一期之舊報一份應徵者，本社以新報兩份掉換。

（二）凡以上列各期中之舊報十份應徵者，本社以本刊二周年紀念增刊一本掉換。

（三）凡以上列各期中之舊報十五份應徵者，本社以第三卷，或第四卷合訂本掉換。

時事短評

北方當局的新精神

北方當局對付時局的態度，似乎恰和這幾天北方的天氣一樣，三兩天之間，溫度陡增了不少的度數。這是何等可賀的事！

自從安國軍入京主持政局之後，關於政事方面，謹守着兩個政策：一是「不擾民」，一是「不擾官」。關於「不擾民」的一層，人民的確蒙惠不淺，滿意是不消說。對於「不擾官」的一層，有時覺得未免過於消極了。顧閣是先朝的遺物，當局不去更動，固然是一種禮崇的意思；但是讓一個破爛不堪的最高行政機關，不生不死的拖延下去，也終非長久之計。現在據說安國軍當局，為對內對外的方便，及輔助軍事的進行起見，決定改造內閣，連人選亦大抵擬定，這是大家盼望了許久而沒有實現的事，到了現在，居然快要實現了。誰能說這不是一件大可快慰的事？

關於軍事方面，山西當局，自從改名易幟之後，對於奉方，愈加親密；信使往返，亟謀妥協之道。甯方當局，自據有徐州之後，據說也忽然覺悟到自己勢力的單薄，竭力想拉攏奉方合作。安國軍受了這種包圍，一時幾乎有放鬆的意思，但自效馨兩帥入京會議之後，這層危險，似乎已經消滅了。與會的各方軍事當局，已一致表示聯合作戰，求一個澈底的解決。各地軍事當局的這種果決，一方面大約是因為「四民主義」雖可包含「三民，」但「三民主義」「原是用來治黨的，不能治國。」加以青天白日旗的旗底，完全是「紅」色。另一方面，據說是認妥協是一種姑息，非國人所望。關於這後一層理由，當局的看法，大約是與國人一致的。因為自從這兩三日來，主戰的聲浪把妥協的微波沖失之後，我們默察各方面的情形，似乎沒有多少失望的表示。

（純）

意尤的衝突

『意大利成地中海的女主』是莫梭利尼的外交口號。實行這種帝國主義政策時，意大利就不免和法國及巴爾幹諸國衝突；法國因為她是地中海南北兩岸的强國，巴爾幹諸國——尤其是沿亞突利的海的諸國——因為她們是擋住意大利東侵的門戶。所以近八年來意大利和尤哥斯拉夫——亞突利的海東岸的强國——的交惡是前者外交政策所必有的現象，而近數月來的亞爾伯尼亞問題不過是這類現象之一而已。意大利對於亞爾伯尼亞的野心，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民國六年宣告亞爾伯尼亞為獨立國家者是她，民國九年首先和亞爾伯尼亞訂約者也是她。先起意政府的方針是維持意大利對於巴爾幹的發言權；自莫梭利尼上台後，政策驟變兇狠，非把亞爾伯尼亞變成意大利的屬國，即難甘心。前年一月亞爾伯尼亞發生政變，諾利Fan Noli被逐，[illegible] Zogu 繼

起，意大利那時想以實力幫助前者復位，遭英法之反對而止。莫棱利尼既不能利用諾利，轉而利用曹柯，威嚇利誘，無所不至，意亞間遂於去年十一月訂立推來那 Tirana 同盟條約。這個條約當然是一個不平等條約，所謂「同盟」不過是附庸的別號，因爲經此條約，意大利實際上取得代管亞爾伯尼亞外交的權。從此以後，曹柯——他也是一個軍閥——做了意大利帝國主義者的忠狗，濫殺志士，斷喪國權，無惡不作。最苦的是亞爾伯尼亞的人民，但是反對曹柯最烈的到是尤哥。尤哥的海岸線不長也不好，她垂涎亞爾伯尼亞的領土既經狠久，她的特殊利益更不容輕易剝削。可是意亞的同盟實在是和她過不去，自從訂約以來，尤哥人民在亞爾伯尼亞的經濟勢力一落千丈，政治勢力更不必說。尤哥的抗議和報復反引起意大利的責罵和恐嚇。本年三月間意尤幾至用武，用武因爲列強的調和暫時免了，而衝突並不因之而消滅；最近尤哥且反對國際聯盟討論此事。據最近外電傳來的消息，尤亞的國交已完全斷絕。照此看起來，莫棱利尼的「大棒」政策總有一天引起列強的帮助尤哥，而大衝突更易發端了。（雲）

直魯移民與滿洲經濟

執無

據去年中國郵政調查報告，東三省的人口總量共有三千五百萬左右。這個數量中據各方記載，只有十分之一是滿洲土著。其餘十分之九，都是數百年以來由關內的漢人移居蕃殖的結果。就中尤以直魯子弟佔最大部分。到現在，一方面因滿洲經濟的日形膨脹，一方面因直魯等省不能安居樂業，於是山海關道上，大連港碼頭，都有大宗直魯苦力的踪跡，滿洲人口增加，更加迅速，這在人口上，經濟上，都已形成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因而究竟每年移往關外的苦力有若干，又這數量是否與年增加；移居以後，對於經濟上所發生的變化如何，都很值得留意。況且現在及從今以後，日本人對於滿洲的經濟侵略，慾壑難塡，所以日人在滿人口增加率，我們不能不加以切實的留心；同時，我們尤不能不對於直魯移民狀況加以研究。此種問題向來不能蒙一般社會的留意，一時當然得不着很詳細的統計數字，這是一般人在今日的情狀之下所認識的。

要說明直魯移民狀況，就要先了解滿洲經濟狀況。

從滿洲經濟發展的歷史上說，可以分爲兩大時期。就是俄國完成今日之中東與南滿以前爲一時期，以後又爲一時期。她完成前一條鐵路在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完成後一條鐵路在一千九百零二年的年終，而旅順軍港的建築成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兩條鐵路建築權的攫得，却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從路權取得到全路成功，中間只有五年。在這時期以前，滿洲北部最饒沃的區域如嫩江與松花江流域一帶，完全未經開發，三十年以前一片荒蕪

的情形，可想而知。這時候對外交通的中心區域還完全在黑龍江的南岸沿江一帶，因爲從一千八百六十年俄人攫得西伯利亞以後，沿江數千里的中俄人民，靠此爲唯一直接貿易的地方。至於南部經濟中心區域。是以遼河流域爲軀幹，而以牛莊一埠爲該流域內外貨物流通之樞機。所以當時它的地位，正與現在的大連相當。雖然牛莊關爲商埠遠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但它的對外貿易額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以前——就是日俄戰爭以前，還不狠大，當時外人的經濟勢力，還未到十分膨脹的時期。

自一九〇四以後，北滿在俄人逐漸經營之下，它的地位使一躍而成世界之重要經濟區域，它的重心在松嫩兩江流域；南滿在日人勢力之下——一九〇九路軌重造以後至今不及二十年，便使大連成北方唯一巨港，取牛莊的商業地位而代之。就全國而論，全滿今日對內對外各方面的關係都十分重要，然而它的正眞教育時期還不過二十年光景。這就是中東南滿完成以後的一個時期。

從滿洲經濟發展的內情上說，可以分下列幾方面觀察。

第一，農業生產。滿洲北部有松江嫩江兩大河流，南部有遼河，所以在地理上形成一個松遼平原，連亘於黑吉奉三省之間。土地的生產力，實不讓江浙兩省最饒沃之地。據中東鐵路一九二三的調查，吉黑兩省農民對於他們全部耕地農作物的分配，平均以每百英畝的耕地計之，約如下列之百分率：

甲，商業的農作物	
一，小麥	百分之十七
二，大麥雀麥	百分之六
三，荳類	百分之二十三
四，其他	百分之六
共計	百分之五十二
乙，農民普通食用農作物	
一，小米	百分之二十
二，高粱	百分之十三
三，玉蜀黍	百分之八
共計	百分之四十一
其他	百分之七

從右列數字的考察，兩省農民是將他們耕地的二分之一種商業的農作物，其餘一半便種自己食用的，比較粗密的農作物。中國的農民，普通都是將值錢多的農作物出售，自己剩下來吃的，多半屬於賤價一類的農作物。這是狠普遍的現象，滿洲農民當然不會作爲例外的。他們的收穫既然有一半是商業的農作物，因爲地方交通輸運發達的原故，所以一般農民決不至蒙農產阻滯的損失。而農民生計優裕的原故，也就完全在此。

三

第二對外貿易。滿洲的對外貿易，可以分作兩部分觀察。屬於愛琿，三姓，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諸地的對外貿易，別爲北滿。屬於南滿的，是大連牛莊琿春龍井村安東諸地。現在分年表列於左。

年份	北滿	南滿
一九〇九	三五百萬兩	一〇七百萬兩
一九一〇	四〇百萬兩	一二〇百萬兩
一九一三	四八百萬兩	一五一百萬兩
一九一六	五七百萬兩	一六一百萬兩
一九一九	三〇百萬兩	二八九百萬兩
一九二二	五一百萬兩	三五四百萬兩
一九二五	五五百萬兩	四四四百萬兩

從上面一表看來，北滿因俄國政變的原故，貿易上的數量，到前年還不曾恢復原狀。南滿的進步，却實在可驚，貿易額增加，狠能代表一定區域內人民的購買力與生產力的進步。例如大連一埠前年的出口土貨值一萬零八百萬兩（二千五百萬華貨在內）。並且大連近七年以來，年年都是出口超過入口狠大，足徵滿洲農產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也足以見得當地農民生活的狀況。

四

第三鐵路現狀。鐵路是造成滿洲經濟現狀的唯一利器，也就是農業與貿易發達的唯一原因，我們更有知道的必要。滿洲境內，現有鐵道路綫，計有：

一，南滿幹路及其支線共長六八六哩

二，中國政府現有路綫如吉長四洮等路共五九一哩

三，中東及其支線共一〇七八哩

此外還有呼海，密穆，吉海諸路，有的已經動工，有的正在計劃。在現在全國交通破產的時候，滿洲境內的交通事業居然能夠蒸蒸日上，這不獨直接立下了東三省未來發達的宏基，並且間接爲助於它的隣封直魯之民實是功不在小。還有一層，日人想要用鐵路侵入滿洲經濟的骨髓，而抵擋毒計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家一定的鐵路政策；不過這種政策之成功，一面是靠政府，一面還靠人民的合作精神，這責任便全在今後東三省同胞身上。

依上面說來，滿洲經濟的發展，正如日之方中，以前之所以能吸收大量移民，以後之正有待於大量的幽燕子弟，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在國防上，在地方經濟上，這大宗苦力的自然流動，當局不獨只當消極的維護，還得積極的作種種計劃納入國家經濟政策運用之中，方是正當辦法。關於直魯苦力出關歷年來數字上的統計，此刻事實上實難完備，現在只將就力量所及的地方，在下面加以論列，作爲讀者的研究一個參考而已。　（待續）

日本政黨的演化

皓白

日本的政治結社運動，在頒布憲法召集國會以前，雖然已經着手開始，但是正式政黨的組織，要以改進和自由兩黨爲嚆矢。改進黨的首領爲大隈重信，勢力在工商業階級，主張產業的保護及海運事業之發展。因此一時至被斥爲「財閥」的走狗，並加上一個「僞黨」的頭銜了。自由黨的首領爲板垣退助，以地主及農業階級爲背景，勢力亦頗不弱。國會當初開的時候，爲反對封建的殘餘勢力計，他們在議會內外也曾與改進黨有聯合戰線的行動。不過他們兩黨的基礎既截然不同，加以黨員份子中又不免含有對人問題的關係，合作不久，終於破裂。於是代表封建餘勢的軍長軍閥以及依附舊勢力的官僚，乘機操縱，而政黨勢力遂至一蹶不振了。

降及伊藤博文當國而後，深有感於不得一種政團的援助，一切政治上的設施，不能得到一個圓滿的進行，於是聯絡自由黨，終且吸收之而改組爲政友會矣。政友會在伊藤的指揮之下，忽然得了接近政權的機會，黨勢雖然因之日益擴張，然同時黨中份子亦因之日趨複雜，政黨的精神，也就從此每況愈下了。所以伊藤去世後，西園寺公望和原敬率領的政友會，總喜接近特殊勢力，玩弄所謂妥協政治。西園寺退隱，原敬被刺身死後，政友會失却了中心人物，不得已祗好擁高橋是清爲總裁。高橋當日俄戰爭中雖有在美經理借款的經歷，又歷任日本銀行總裁及大藏大臣（財政大臣）等要職，在財界中自然不失爲一富有經驗的人物，然在政黨生活中，他的分量，實不能很算充足。因此政友會在政黨中的地位和其內部的組織，乃不得不有所動搖了。故當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清浦內閣成立時，該會內部遂發生擁護和反對兩派的悲劇，卒至公然破裂。床次一派的政友本黨則加入清浦內閣而擁護之，高橋一派的政友會則表示反對。於是伊藤以來的政友會，分爲兩家，反變成了對峙的形勢。

先是改進黨在大隈指揮之下，雖與當年的自由黨合作時，曾有一度接近政權的機會，然自此以後，約二十年間，常立於在野的窮境。因此黨員中覺得大隈空談無補，多投桂太郎而改組一憲政會。不幸桂氏不久即死去，乃擁加藤高明爲總裁。黨勢較前雖然稍有起色，然仍遠不若當年的政友會之得法。及十餘年前最後的大隈內閣出現，因閣員多數由該會出身，黨勢始爲之一振。後來加藤又繼任總理大臣，要算是改進黨以來未曾有的盛事。

高橋一派擁有的政友會自與床次的政友本黨分立以後，則聯合其他反政府黨的憲政會，革新俱樂部，在護憲的旗幟下，反而對於多年同黨的床次一派正式宣戰了。至於清浦內閣在貴族院雖也具有相當的勢力，但是在衆議院方面，既遭三派聯合的攻擊，也就自然不敢過於違背時代的潮流，隨即辭職告退了。於是所謂

護憲三派的憲政會，政友會和革新俱樂部的聯合內閣於大正十三年春間宣告成立。本來這護憲運動，不過是一種臨時的結合而已，從各黨的基礎及歷史看來，自然很難希望其能夠維持永久。所以大正十四年高橋退出聯合內閣，一方面辭去政友會的總裁，而推田中義一將軍繼他的後任，一方面吸收革新俱樂部，中正俱樂部擴張黨勢後，其餘政友會出身的閣員不久也就聯袂辭職。從此在護憲旗下一時結合的憲政政友兩會，又朝野分立而對峙。

在這時候，憲政會的內閣雖然在衆議院是多數黨，但並沒有取得全院議席之過半數。於是爲鞏固其議院中地位計，則又與他們在護憲旗下所反對的政友本黨，以妥協的手段，始而聯絡，繼而形成同盟了。

但是憲政會的若槻內閣因台灣銀行以及其他財界問題已於四月中迫而辭職。後繼內閣由政友會的田中總裁組織成立。在這種環境之下，倘政友本黨不善應付，則該黨所屬分子，恐難免不因政友會的引誘終於脫離本黨而復歸到政友會去。因爲政友會在現議會中，原只立於第二黨的地位。故現在政友的政府，實一少數黨政府，爲維持其勢位計，設法崩壞反對的政友本黨以增加己黨的勢力，乃其應有的手段。況且日本從事政黨生活的人，表面上儘管說出爲主義爲政策而奮鬥這一類的大話，實則趨炎附勢者仍佔大多數。今政友會已得政權，中途雖然分離，但是從前本來同黨的本黨分子，受其引誘而去，又並不是什麼出人意表的事。有此兩種原因，本黨幹部再三審議的結果，祗得進一步謀與憲政會合并而改組一新政黨。本月一日正式成立的立憲民政黨，就是由憲政會及政友本黨蛻化而來的。在現議會中佔議席二百二十八。比政府黨的政友會約多四十議席。揭出「外交之國際正義化，產業的整調，教育的刷新」三大政綱以資號召。其總裁乃前內閣中歷任大藏，內務兩要職而籍隸憲政會的濱口氏。至憲政會的若槻，本黨的床次兩氏則均爲顧問。而日本政界多年所希望的兩大政黨對立的政治，雖然未必即能因此完全實現，（如現在的田中內閣，乃由一少數的政友會組織成立，就不能算爲正規的政治）但是如果此後運用得法，日本政治的前途，或更有和平發展的希望。

八股及自由詩

太微

藝術有三個要素：一是內容，二是媒介，三是形式：這是一句老話。例如一幀畫，所描寫的春花，秋月，或雨中，雪後的風景，就是它的內容；所用的紙或絹，及水墨，色料等等，就是它的媒介；畫中的點，線，色，光等等的分配，就是它的形式。這種說法，雖是沒有含着狠深的道理，但却可以給與我們討論上的便利。

媒介，在藝術上，似乎帶着狠重的中立性。它一面可以適應

內容，一面又可以適應形式。就書法論，假如用趙松雪的小楷寫

>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戰國策）

一段文字，或是用顏魯公的寸楷寫

> 懨懨捱過殘春也，猶是困人時節。景色供愁，天氣倦人，針黹何曾拈刺！……（幽閨記拜月旦曲齊天樂）

一曲，甚至用石鼓文寫子夜歌，都會使人分明地或至少隱約地覺得內容與形式的衝突。反之，假如用顏字寫戰國策那段文字，用趙字寫幽閨記的那段曲子，就使人多少覺得內容與形式的調和。可是，衝突也罷，調和也罷，所用的媒介，可以同是白地或其他淺色地上的黑字。固然，有時似乎藝術的意趣，有的宜於有聲律的文字的媒介，有的宜於水墨，色彩，線影等的媒介，有的宜於其他的媒介；但實際上，某個意趣，或表現於這種媒介，或表現於那種媒介，通常不過是取決於藝術家的習慣——詩家遇之而成詩，畫家遇之而成畫，風景的本質未必有宜詩宜畫的區別。巨然臨安山色圖的意趣何嘗不可以作詩；王漁洋『半江紅樹賣鱸魚』的詩句確曾有人把它作畫。媒介既然這樣地中立，所以它雖是藝術的創造所必需的東西，但與藝術品的價值沒有確定的深切的關係。許多人以爲水墨的山水比着色的山水畫品更高，乃是受所謂文人畫派的催眠，以爲着色就是俗氣； 不知道同是着色， 也有雅俗的分別，所以着色的山水和水墨的山水各有各的美，不能彀強分高下。

藝術品的價值，既是不跟着它的媒介變動，那末，我們就要注意它的內容和形式。這兩件各不是簡單的。例如一篇詩，它的內容可以是外物的狀態，如『海之波濤，山之嶙峋，風雲變態，草木精神』；也可以是人的活動—人的動作，人的意想，人的情感。藝術的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再以一篇詩爲例。它有它的聲調—字音長短輕重等等的分配；它有它的體制—或叙事的，或抒情的，或戲劇的；它有它的格局——詩中各種意義的組織。最後，格局，聲調的全部與內容全部的調和，前者的各部與它所表示的內容的調和，也是形式之一方面，而且是最高的方面。在一般的人事中，形式不及內容重要；但在藝術上，形式是主要的，而內容反居於次要的地位。音樂，雖是往往被加上標題，使它暗示內容；但最可以爲音樂的代表的還是抽象的完全沒有內容的音樂。音樂，假如沒有暗示內容的標題以限制聽衆的聯想，雖則能預引起他們的情感，但不能彀使他們有共同的複雜的意想，更不能彀使他們有共同的複雜的情感——甲表如此之情的，乙也許以爲表如彼之情，而我們不能說任何聽者是『牛』。然而在形式方面，

音樂是最繁富的——音樂差不多可以說全是形式。『藝術是一種形式』，所以可以沒有內容，所以有人說任何藝術都以音樂爲它的理想。

近年反對舊文學的主要標語是舊文學的許多作品是『言之無物』。但這句話的含義並不準確。無論這個『物』是指確定的物象，確定的動作，確定的意想，確定的情感，都不能說一個作品一定要『言之有物』：因爲音樂雖是不含着任何『物』，也能使人們起美感。文學作品也不一定有何確定的內容，（因爲它的媒介是代表內容的文字，所以文學作品多少總有點內容，無論是多麽空泛的）止要它的形式能彀『搖盪性情』，能彀動人們的美感，就有它的價值。

說到這里，或者讀者要懷疑說：「假如文學的內容那樣不重要，形式那樣必須，那末，豈不成了八股是絕妙的文學作品的，因爲八股正是內容少形式繁的」。然而我們並不會說僅僅有了任何種形式就是藝術品，乃是說有了美的形式就是藝術品。假如八股是完全沒有內容的，那末，任何篇的八股均止是一種形式。但八股的形式是千篇一律的，所以千篇八股止是一篇八股，止是一個形式的重演。這樣說，沒有內容的八股，要成爲藝術，應該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跟音樂一樣（這種積字作音樂的嘗試，西洋曾有的）。然而八股家是以爲八股有內容的。上文已說過，形式的聲調和格局等方面與內容的調和是作品的形式上的最高需要。八股既是千篇都套着幾乎一成不變的聲調和格局，那末，作者就不得不犧牲內容以就聲調格局，而內容與聲調格局調和的美，就成爲絕無僅有了。

由以上冗長的，或者也是平庸的，討論，一件事可以明白：藝術作品的價值在於美的形式的創造。無內容的美的形式，假如不是創造的，就等於把古人的樂譜重奏一回，不能算爲奏者的作品。有內容的美的形式，假如不是創造的，那末，形式的某些方面與內容狠難調和而成爲整個有組織的美的形式。並且非創造的現成的聲調格局，使作者有以聲調格局掩蓋內容的淺陋，陳腐，枯窘的機會，使他以爲有了詩的聲調就是詩，……。

與八股極端相反的可算是自由詩——八股幾全是現成形式，自由詩全沒有現成形式。這樣說，自由詩的作者似乎沒有掩蓋內容的空乏的機會。但實際上却不是這樣。因爲自由詩還不是徹底地沒有現成形式，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現成形式。就是分行的寫法。分行的寫法，當然比押韻，限字數，調平仄等等的形式簡單得多。然而正因爲這個「似形式」簡單得多，而掩蓋內容空乏的機會也就比例地加多。

因爲隨便什麽話，都可以一行一行地寫出來；所以自由詩與散文在形勢上實在極難分別。對這個難題，我所知道的，有兩種

解決的方法。第一是廢除形式上的分別，認有詩的意趣的都是詩（我不久以前曾這樣想）。假如用這個標準，那末，連分行寫，不分行寫，也毫無關係。但這樣一來，自由詩就失去獨立的性質，不能自成一類。第二個方法是說自由詩有（甲）語氣的自然節拍，和（乙）句中字音的自然和諧，所以能穀自別於散文。（新文學運動開始時候曾有人這樣主張）。這是假定散文沒有這樣的自然節拍和自然和諧；但事實上，散文——至少文學作品的散文——也有這兩種東西。

我以為自由詩假如止有分行寫，自然節拍，自然和諧三種東西，也還不能穀自成一類：因為這三種東西實不是真正形式。自由詩要獨立成一類，於具有詩意之外，不得不有詩音。我所謂詩音，是一種或一種以上作者與讀者可以共同領會的音律上的諧適，如大多數的句中重音字的數目相同，或句尾押韻，或用同韻而平上去不同的字押句腳，或其他更深妙的音韻上的聯鎖。這種的花樣狠多，一篇或單用一種，或兼用幾種，或用一種而稍加變化，都行；止要全篇的聲調呈統一性：『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用不着我們在這里絮聒。我們的意思不過以為自由詩不能像散文那樣靠着『聽天由命』的節拍與和諧：因為那種靠不住的節拍，一個讀者念來是一樣，許多讀者念來可以是許多樣，又有許多讀者可以念不出任何節拍來的；那種靠不住的和諧一篇中這里有，那里沒有，一會和諧，一會乖戾，這里的和諧與那里的和諧互相襯託，也許反得着不和諧的。總而言之，自由詩不可沒有一種經意的通篇呼應的可以共同領會的音律上的諧適。

上文說過，音樂雖沒有內容而為一切美術的理想，似乎藝術的形式越複雜，越會使領略的人有感美的機會。這樣說，似乎自由詩的形式太簡單。但這話止能適用於除分行寫的「似形式」外沒有別的形式的作品。至於我們所指的自由詩，不過彼此共有的形式簡單——至少有一種可以認定的諧適——但每首詩的形式可以複雜，到像一闋複雜的音樂長曲。所以自由詩並不是打破一切形式而自由，乃是打破現成形式去創造新的最宜於表現作者獨特情感的形式而自由。這樣由創造形式而來的愉快，又加上新形式與作者情感相調和的美感。所以自由詩的文學的地位，決在任何靠板滯的顯而易見的聲調為形式的文學作品之上。

或者有人笑我說：「假如自由詩，像你這樣說，一定要有分行寫以外的形式，那末，自由詩變成不自由了！」但我可以說一來，自由恐怕狠少是毫無限制的，這種好像陳腐的話在普通生活上還可以適用，在文學上也還是真理；並且上文所要求的自由詩的形式也夠自由了。二來，假如有形式就是不自由，那末，何不一并廢除分行寫的似是而非的形式，痛痛快快地把詩作為散文之一種，把詩與論說傳記等等的分別，減到和論說與傳記的分[illegible]

呢！果然如此，自由詩當然絕對地自由了，可是，自由詩恐怕也就決絕地自殺了！

十六，五，二十六。

小　說

初八那日

爲琳

初八，按照歷書上的推算，是個好日子，又值星期日，各處全放假，電影場，換過新片子，公園各樣花都開得正熱鬧，天氣又很好，許多人都乘到這日來接親。

溝沿的路警，兩點鐘一換班，每一個值班警察就都可以見到一隊音樂隊過身。就是坐在家裏的老太們，也能時時聽到遠遠的悠悠的喇叭鼓樂聲。

「四老，今天是初八——」？

在饅饝巷東口的坪垻內的鋸木人，名叫七老的，他仰起頭來同那像是站在他頭上的鋸木人說話，又得意的微微笑。這時有一隊音樂隊，大約引導着一輛花花綠綠的禮車，就正才從巷口河沿上過去。

「不，是初七。」

「是初八。」七老原是有別裏事情在心的。

「初七初八，爭這一天幹嗎？回頭看歷書就知道了。」

「是初八，我算到」！其實歷書早已翻過了。

兩個人，你拖過來我拖過去的反復又反復，不計其次數，一株大的方的黃松木，便爲一些小小鐵齒嚙了一道縫，木的粉，落在地上一大堆，七老頭上肩上全都是。這時若有一個人，把這情形繪成一張畫就好了。

今天的確是初八，七老沒有錯，四老是錯了。但日子這東西，在一個工人面前，也許始終就不會能夠像那學生對此有甚意思吧。學生是萬萬不能對於放假一類事輕輕放過的。尤其是那愛看眞光一毛錢的電影的中學生。至於如同七老一類人，七也是鋸木，八也是鋸木，即或就九就十也仍然是拖鋸子，大坪垻內成堆的木料，橫順都得斜斜的擱起，兩個人來慢慢鋸成薄板子，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半日在上頭俛著拖，一個半日在下頭仰着拖，眞的管日子去幹嗎？

不過倘若今天當眞是初八，七老在下頭，仰面拖鋸子，要比平常日子更有勁一點，這是四老沒有知道的。

七老暫時也不說。

七老笑，又來故意問四老日子，這是有用意。四老料不到這一着棋，故說七呀八呀全無干係的。其實干係太大了。七老見到四老，強說是初七，還賭同翻歷書看，便不再作聲。七老心裏是有把握的

，歷書是不待四老來說早已看過了。今天陰歷是四月初八，陽歷是五月八，全是八，一點不會錯。八，且是成雙的，今天就是七老家中爲七老約定同一個娘兒們成雙的日子，想着怎麼不令人發笑？

「四老，我說是初八，你不信麼？」他又說，又笑。因爲河沿那隊辦喜事的隊伍，進了巷口，從那大坪壩邊過到巷子西頭去。先是一個大個兒身子的指揮，接着就是四個一排的小孩，人數一共二十四，吹大小喇叭以及打鼓的，都全穿紅衣，戴起像大官的白纓子帽兒，銅器在太陽下返着光，走的是很慢。後面一部四馬拖拉的禮車，車的四圍全是花同五色綢。禮車後面又是兩部單馬車，幾個年青的娘們，穿同一衣服，臉兒紅紅的，坐到車中，端端正正像一個菩薩。

七老心想「別人不就正是因爲今天日子好，接嫁娘子進屋麼？」

四老是眞夠得上說一個「蠢」字的。他就料想不到過身邊一隊辦喜事的人，對於七老是有怎樣的意思。他也明知今天是初八，却偏說初七。可是這時又聽到七老在說是初八，也就不再費神同他脚下人分辯了，兩人都規規矩矩停了工作，來看那隊伍的尾巴。

七老意思是要四老當到這時知道同到他在鋸木的夥計，也就有着這樣一件喜事的！其實這不能全怪四老蠢，七老不先說，又不露點風，四老又不是神仙，那里想得到？

歇一會，木頭的縫又深一點了。接親的隊伍，已經全過去，所剩下的只有一些喇叭和鼓的聲音了。四老若有所感的重重放了一口氣。

七老從這上頭看得出四老心想。

「四老，你還莫有老婆吧？」

「唉，老婆——」

「那你應當早找一個！」

「你看那娘兒們多有福！」四老把話頭扯到剛才花車中人去，避開自己了。

七老年紀是整二十歲，四老則已有兩個七老年紀大，要命好，可以做七老一樣人的爸爸了。但拖了許多年鋸子的四老，爲鄉下老子嫂嫂姪兒們拖得快老了，老婆却還不能拖得個。所以七老談到這問題，四老就有點佃呢。

「老婆是應當有的，羅漢配觀音，成一對，才是話。」

「那你怎麼」？

這一下，可正抓到七老心中癢處了。不過他可不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小子。他對這事願意人知道，又忍着。一個貓，每次捉到老鼠時，牠還故意把牠俘虜開釋去，慢會兒，又才來一撲；七老就像這樣子，當到這關頭，把話避開說到天氣上頭去。

「四老熱得很，我們脫衣罷。」

天，的確是一天更比一天熱了，於是兩人都赤起膊子。四老的手幹，原是有毛的，像大腿一樣，眞算是一個老手。七老則各樣都很嫩，臉皮也在內，心也在內，所以當那喇叭聲音消滅時，跟着來了一個磨刀人；舉起小銅號，只在巷口鳴得一下就給七老一個驚。在京東五十里的苦水村，七老家中這時定親的「紅葉」一到門，也許就正伴著一對嗩哪罷。

想到家中他就不再用力拖鋸子了。

「七老，我說，你今天神氣特別個樣兒，莫非也是約定今天要取媳婦罷？」

這在說話的四老，只是一句開心的俏話，誰知一拳打在七老心窩子。七老要忍也再不能去忍了，索性不拉鋸。兩個人，一個俛著首，無意的在笑，一個便仰著有意紅的臉。

四老還以爲笑話說傷了七老，脚一移，掃下一些木粉子，七老退後半步木粉就全落到地面了。

「七老，你是定了老婆嗎」？

「唔。」

「唔，取了不取」？

「不。」

「甚麼時候定的」？

「我問你今天是不是初八，你又說不是。」

「哈，我的天，是眞嗎」？

待到七老結結巴巴證明就是今天定親時，四老咦一聲，就跳下木頭了。

他問他，怎麼不去做喜事？他就說，這止是先定，家中告他不轉去也行。他又問他見過老婆沒有？說是見過的。

「要賀喜咧。」

於是，一個杏仁豆腐担子過身時，叫停著下來，兩人各吃了兩碗，賬則四老爭著滙，七老此時已爲同伴賀喜了。

吃了杏仁豆腐後，四老重復爬上木頭去，鋸齒就又開始嚙著那株黃松木。

「七老，我這才想起你今天那拖鋸子有勁的源頭啦。」

七老就只笑。

「乘早接了吧。」

這建議，含有一點兒鼓動，一點兒煽惑，七老仍然只有笑。

動風了，四老七老兩人都把圍到腰間的衣服穿好。

天氣是眞好。可是這幾日，算是北京城一個頂調皮的好天氣，要人耐。天越晴朗風就也越大。一到將近正午時，風就偷偷悄悄走來了。河沿上，成羣排對的楊柳樹，風一來時就像每株樹下都有一個有力氣的人，在那里抱到樹身搖。電杆上鐵線，爲了風

互相扭做一處又分開。屋角上，只聽到風打哨子的聲音。人家的狗全都躲到門後去避難。河沿的灰土，因為風的搬運早已無踪無影了。此時一陣貼地旋風過去時，捲起的就全是些打人臉靨發痛的小石子。

七老頭上的木粉，同到地面的木粉，風一起，就全部颺去，新的木粉還不能落地，也全為風帶跑了。

「喇~~」在七老頭上，有一陣聲音。風大了，撼動七老頭上的木頭，這是無妨於事的。

「四老，你莫不給知會就連同木頭踹到我身上，這不是玩的！」

「不怕的。」

以為七老，是怕木頭打到他的頭上麼？不，七老原就只是在那說笑話。木頭下坍不是風能做主的。並且即或有毛病，躲也來得及。七老心中太高興，就說著玩話，不打算這話在後來就準得賬的。

風太大了，四老要休息。四老於是坐到木頭上，取出嬰孩牌香煙來，用背當著風，擦洋火吸烟。七老一個人，用手膀子掛在鋸把上，想將身體用力下垂把那鋸拉下一點，風，又是一陣。

「四老，你下來坐吧。」

若是四老跳下來，七老就可以同他再談一下關於老婆一類事，這於七老是有利益的。但失望。

四老不做聲，背風來取火，當風來吸烟，眼睛吹得閉成一條線。接著打了一個飽喉。適間吃下的杏仁豆腐在打飽喉時，一些薑花氣味重復就回到口中，四老想到一件事，

「七老，你那一天辦喜事，請我吃一杯酒是要緊！」

「四老，你也——」

「我也請你罷。我剛請你吃了杏仁豆腐！歇會兒，再來粽子包兒罷。」

「我說你討老婆哩」。

「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長！」四老念這四字訣，四字訣的來源說不定就是孤老頭兒製造的。

七老也曾聽人念過這歌的，他不信，「沒有那話兒。」

「有那話兒的，」四老說。「七老，我看你把老婆討進屋，兩年功夫你就不會這樣標致了。」

「沒有那話的。」

「包準有，你要變雷公！」

變雷公，也許不是壞事罷。七老心想你四老就是正想變雷公也不能夠的。他知道在這事上四老是有點兒憤，才說變雷公的話，不由得暗自覺好笑。

「吱吱，喇~~~~」

木頭是當眞像有一點不穩當，又在叫了一聲了。

四老一跳就到地，兩個人，齊鈎着腰去檢察木下的撐柱。

「你移一下撐柱吧。」

七老如命移那小撐柱，用個小鎚子噹噹噹敲打著。槌子打木的聲音超出一片風的合奏曲以上，如同剛才娶親音樂隊的大鼓超出別的大小喇叭聲音一個樣。

鄉下接親那是免不了要打鼓的，七老的鎚子，此時也就敲得特別重。

「噹噹噹，嘩喇～～～～～～」

四老七老兩人一塊爬在地上了，大的四四方方的一段黃松木報仇似的按住了這兩人。沒有功夫走，沒有功夫喊，兩個人，就全爲突如其來的呆氣力打悶了。賴這風，把這木頭下坍的聲音吹到蹲在巷外的賣小玩意兒人耳邊去。

打死人了。風，做了主謀，嗾使木頭打死兩個鋸木工人了。

警察在木柱旁已經站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時節，才擠進來約束幾個閒漢子，帮同搬那笨柱頭。七老大約正是仰著頭，木一下坍便就正正當當擱在胸脯上，四老只有一隻左大腿招殃，一些女人在那里估計兩人的命運，一些小孩吮著手指看把戲。七老手中還捏一個鎚，四老的烟則已跌在一旁熄滅了。

這一天將近天黑時，風還不止息，饑饉巷東口坪壩內，一個人不見，只有一匹大公狗，在那木柱旁邊低著頭，舔嗅那從七老口中擠出的血和豆腐汁，初八這日就算完了事。

最後的微笑

許君可

哥哥的產業漸漸削瘦下去，唯一的原因，自然是賭博。不然以哥哥一文錢不肯妄費的經濟本領，那患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

直到二姪女棻出閣時候，生活更覺困難了。二百多畝肥田當賣的只剩下東溝三十五畝——那年是種的高粱同大貓眼豆。畜養多年的桃色馬和兩匹菊花青的騾子，在前年冬天，就全都被王村的劉四連車套去。劉四是懷裏常藏着刀子的大賭棍，『輸了不給，贏了拿走』的威名，誰不知道，

嫂嫂說：『又肥又壯的大牲口，忽然不見了，怎不傷心；乍使又髒又醜的帶犄角的慢牛，羞煞咱們這個門第。』言下不斷的咳嘆，久經哥哥挫磨的神情，格外淒淸，帶有宿感的愁眼，艱枯的擠出兩顆淚珠。

棻在這年四月里，嫁到五十里外的火山去。這麼遠的道可憐自家那隻又醜又髒帶犄角的慢黃牛，這時也被賭家俘虜去，隔壁三伯母說：『棻的命窮，花枝兒似的人，倒都是沒福的！看看她這嫁妝，想想她姐姐玉的嫁妝，……咳，……天上……地下…可幾年的工夫呵！』

「棻的花轎，消逝之後人們的臉上，都罩上異樣的一層愁霧，除去幾個不識不知的孩子宇內像再無一星兒活氣。「怪可憐的！轎走出好遠，還陰陰約約的聽得她哭哩！」抱着兩歲小孫女兒的張家婆婆，向李家媽媽這樣說，「那也是個爹！什麼都不管，難爲那要面子的媽呀！哼！」這是鬆蓬着花白頭髮，五十歲上下的李家媽媽的囘響。三伯母又想起這不過是命該如此，「花枝似的人，倒都是沒福的！」伸伸懶腰，打了一呵欠，給她們做結論般的插入這條定律。李家媽媽被她提醒了：「看棻平日那安靜和靄，光光的頭，小小的脚，淨白的臉蛋兒，那曉得竟會嫁窮僻的山里去。眞是命裏註定的。」張家婆婆沒說什麼，只向她的小孫女兒，發笑，接着把孩子下身的圍帘往上提了提。

棻到婆家過牛馬奴隸式的生活，日子久了，反不覺得是苦是樂。不過每到晚秋時節經霜的楓葉血一般的向人獰笑。山溪的流水，潺潺殘嘯。正是黃昏時候，凝視暮靄迷漫的天空，亂山中，時羣羣的歸巢寒鴉，在烟霧濛籠的荒林中，時棲時起。在「啞啞」的嗚聲裡，時憶起自己的命運。婆婆是那樣的譙訶徵末，公公又那樣的攏足秀才的臭架子，嫂嫂難看的顏色，一天不知要出現多少次，小叔嫌我沒用，說山里的人，一個可當十個。每天只吃些稀粥稀飯，那會有勁，間或午飯烙幾張紅高粱麵餅，那輪到自己的口中。忙時候每天喝三頓小黃米粥，到秋收完畢，迄翌年正月底，這四個月里。一天只許喝兩頓。較能下咽的菜，只有醃蘿蔔，然而，到自已箸上的，有幾片呢！鹹山芋葉，醃桃葉，老酸白菜葉，可憐自已沒從小時鍛鍊過，一口也不能下咽。過年只吃一頓蕎麥麵白菜餡的餃子，端陽節，中秋節的嗇吝，那還用提嗎！自然，人生不只圖吃穿，可是攬鏡自窺，顴骨一天一天的高突，紅腴的臉皮，由灰黃漸漸的灰靑了。維持軀殼不散局架，已不容易，怎麼他們還罵我無力的呆貨！想到這里，眞活像一隻孤獨的小山羊，徬徨在莽山絕壑裏，左右都是萬丈深澗，背後有數不清的飢狠狂噪，如萬箭鑽心的向自己追來，一綫的希望，只有父母的救援，算是領路的一把火炬。

兩年來因爲戰事頻仍，地方的土匪，慢慢的蠻野霸橫了。在棻嫁到的火山一帶，白晝就搶刦行人。由我家到棻那里去的這條山道差不多是沒人敢走了。因此，棻所視爲唯一救命的一把火炬她的父母竟整的兩年沒有見面。去年一個朔風凜冽之晨，嫂嫂說：『夜來常夢到棻，赤着身子，在尖峭的石巖上亂跑，絲絲黑髮，披上兩肩，還有一大綹，遮覆住面孔。口裏不住的喊「救我呀！爸爸，媽媽！」我倒眞不放心，那孩子不家來整兩年了。車走怕出險，就叫四哥家的秋兒，繞道去看看她。』一個絳紫色的印花布包袱，裹上秋兒路上吃的乾糧——兩張大白餅，四個奄黃

熱的鹹鷄蛋，還有一雙貓頭黏花鞋，是三姪女秀給棻的孩子三利做的。嫂嫂教秋兒塞在懷里，省得丟掉。又給了他三塊白亮的銀錢說是要等棻的男人也不在跟前的時候，再給她。嫂嫂關心太切，就在雪花紛舞的清晨立逼着秋兒上了火山子道上。

果然，秋兒帶回來不幸的消息，當他跨進棻的屋門時，滿身的雪，鼻子，耳朶，面孔，全凍得青紫，呆呆的神氣，嘴也不大會說話了。棻那時正在炕上危坐，靑靑的面上，淚痕似尙未乾，一見秋兒，就哇的一聲哭倒了。說是那已經兩天沒吃喝，兩夜沒睡覺了，就在她和婆婆起了齟齬的第一夜，她歡歡喜喜把三利交給他爸爸，穿上她那不肯輕着的蝦青花緞襖，玄色綢的和合裙，以及襯衣，鞋，襪，都換上簇新的，只安安默默的靜候死神的光顧，她家的人們，不離一刻的圍繞着，好像就有大變來臨似的張惶，這時她婆婆也有些後悔，竟破格的親到她面前，說了幾句安慰而兼帶認罪性的溫和話。

秋兒回來的時候，她只說了一句話：『請告我爹媽，就當我已經死了罷！』就眼圈兒一紅，嚶嚶的泣回自己房裏去。

今年正月初六的下午，我正在母親屋里同超弟蕙妹蘭妹講笑，彷彿是說的國王的點金術的故事，剛到熱鬧中間，蘭妹烏溜溜的眼睛，有些發直了。忽地庚弟從外面跑來說二姪女棻同她三歲的三利來了。母親連忙過去。蕙妹蘭妹也都急忙跑過嫂嫂家瞧

三利去。要回來告訴我說：『看着傷心，站了一會兒，我忙回來，母親也陪着哭呢！說是又同婆婆打了架，才來的。』

是什棻到家的第二天罷，她二年來渴望的父母——她唯一救命領路的火炬，所給與她恩賜，只有更深深的刺痛她久已麻痺的冰冷冷的心，把她從火山的冰雪里拖出來那輛黃牛車，依着她爹爹的意思，要照舊的把她送回去，住了一天一夜，大人，孩子，還有牛的草料，一個大錢不要，已算偏易；再想多住幾天是絕對不行的。她媽媽給她說情，柔和着說，譏諷着說，强硬着說，都無效。『她又是同婆婆打架才來的，怎好叫她冷冷顚顚的又回去。』父親同母親面面相覷的這麼想。

『就叫她上咱們住下吧？』母親試探父親口吻似的說：

『我也這麼想；可是文那樣從小沒父親的人，任性的癖氣，……』父親說完，腦里立刻湧出他的唯一的哥哥的死容，又想起文那時剛兩歲呢。

嫂嫂終於把那輛瘦黃牛車放走，把哥哥要追逼走去的棻和她的孩子三利留住。她總覺這才是母親應有的態度，雖然不知事情會破裂到怎樣地步。

三姑母忽地這天來到，就在我們剛要舉箸吃飯的時候，嫂嫂家忽然吵鬧起來。棻和三利最先躲過來；母親同三姑母過去解勸的時候，哥哥正把嫂嫂拖倒地上，不顧頭腹的拳脚交加呢。一會

兒嫂嫂也蜷曲着身子，嘶嘶的哭着，被扶到母親的房裏，哥哥住的是前院的北房，我家住的是後院的直隔着二十多步遠的院落，竟聽得他叫罵的聲音，清清楚楚，而且震得鼓膜，有些發木。

嫂嫂的右臉，隱隱的可以辨出五個指的的青色巴掌印。髮子也披散開來。早年精明能幹的嫂嫂，這囘完全屈服在哥哥的威權之下。大家靜默了許久，一點聲息沒有——除去嫂嫂的啜泣，和倒在炕上，搥着胸脯的棻頹索索的呻吟。嫂嫂，開無力的眼睛，看看無家可歸的棻和她的一同遭難的孩子三利，眼忽發出異樣的閃光；又用手緊握住年已及笄的女兒秀的胳膊，嘴唇湊近了三姑姑，氣喘喘的說：『三姑，我可不再在世上丟臉了。我滿腔熱血，都付與了他，產業是他弄沒了。閨女推出門去，就不許回頭，是咱們這個主兒辦出來的事？不相識的零丁母子二人，來咱們家避幾天難，略有心肝，總也允許，他竟說：「有棻沒他」，可憐呵！父子那世結下這樣深仇！我再不忍看下去了。』說到此處氣更發顫，略停一停，似有割心的躊躇，頭轉向母親那邊：『嬸娘，我一生不能孝順你，反倒麻煩你了。我生下她們三個孽障，只有她——秀——還沒出聘，我就把這擔重載卸給你了。』『姑母呵！我們就這樣散了罷』！隨又把眼轉向三姑姑說了這一字一淚的話。

母親勸她不必這樣性急，姑母也說：『等兩天自會好的，今天先把棻帶到我家去，她表姑正在想她呢』。話雖如此說，心裏都覺得十分難過，老人枯澀的眼角，竟都不住的往外流淚。

隔壁的三伯母也過來安慰嫂嫂同棻，說得最有勁的話，還是『命該如此，花枝似的人，倒都是……』她說到都是的是字，忽地有所顧忌似的咽住了。接着咳了一聲，補充上一句『好人沒好命』。秋兒的媽媽，也走來說了些同情的話，『我們阿桂和二香住上十天，她爸爸就指猪罵狗的催着走，成天價苦喪着臉，沒一個笑紋，誰也不用焦心，天下的老鴰一般黑』，秋兒的媽媽有動於中的用自己的女兒，來證明棻的遭逢，竟是毫不足悲。

反正哥哥咬定『有棻沒她』的念頭，想當下挽回是不容易的，讓棻暫留我家，嫂嫂覺得不如離遠了他保險，隨三姑去，嫂嫂又覺得這樣去打攪，是不合理的。最後終於決定把這父親眼中的蛇蝎，同她的三利，送到嫂嫂自己的娘家去。

嫂嫂同秀在我家住了兩夜，經過多人的和解，在棻離去的第六天的上午哥哥才允許人們把她接回來，但附有三個條件：（一）第二天送回火山，不得再藉故遲延；（二）此後永遠不許自動來家，（此條哥哥原案為永不許來家，經嫂嫂同中人堅絕要求，姑准予加入自動二字，）（三）休與爹爹我相見，

就在棻二次到來的這天午後，我離開我甜適的家庭，到P站去候北上的客車，道路積雪未全融解，笨重的大車走得很慢。腦中總現有棻的愁苦影子，想起她婆媳勃谿的慘劇，妯娌鬨爭的

苦惱，叔嫂不和的煩悶，營養不良的災難，以及父親的賤視虐待，母親的愛莫能助，還有表兄表嫂的冷面向人陰譏暗諷，甚至飯不使飽，寢不使暖，比婆家並無少好的待遇，直覺到棻確已為那摹數不清的饑狠裂腹剖胸；又覺到她引為救星的那把火炬，半為饑狠作了領路嚮導。

棻的命運，只剩下那斷臂殘肢黑髮白骨，在狼口裏作最後的微笑。

一九二七，清明節於北大四齋。

通信

科學研究問題

記者先生：

讀本誌第一三〇期坦父先生的大作，對於我那篇如何纔能實行科學研究的小文，有所討論，不勝欣幸。我與坦父的意見，沒有甚麼根本不同的地方。坦父先生主張中國的學者未嘗沒有研究的本領和訓練，我在上次的論說裏，也說過中國『做研究的人，總還可以找出幾個』。我說：『我們的學問不能及人，只好去請比我們有經驗有研究的外國科學家來做我們的嚮導』，坦父先生也說：『現在中國沒有像外國那樣第一流的研究領袖，想來誰也不敢否認』。可是坦父先生的意思，似乎情願讓這幾個『合格的人才』走一些『冤枉路』，等『年久月深』來雕琢出來良材美玉』發見那『支那的科學研究領袖』。這自然也不失為學者獨立和自信的精神。但是，看啊！照這樣所須的年月究竟要多少呢？照這樣造成支那科學研究領袖，果能不僅僅做一切支那的科學研究領袖嗎？

研究先生的不易請到，這個話是我所承認的；特別的關於物理學化學一類的先生，到中國來，絕對沒有自己工作的希望，純粹是一種犧牲。但是請得到請不到是一個問題，我們要請不要請又是一個問題。照我的意思，我們目下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學問淵博，教授多年，而且富有研究經驗的先生。他不但自己能有特殊的問題，提出研究，並且對於和他相近的學科，也能指出發展的路徑。他能利用他的學識經驗，在短時間內，把研究事業理出一個頭緒，造成一個間架，而後他人慢慢去做底細的工作。這樣的一個領袖人才，若能找到，不要說三年五年，就是一年半載，也是很有益的。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我們的『合格人才』，『離了嚮導，就簡直不會走路，不配走路』。

我前次的小文裏，還有一個重要的意思——至少也和人才問題一樣的重要，就是學校的組織問題。我以為將來的大學，若是要擔負那繼承和創造學術的重任，除非有一部分人專做研究的工作不行。這在外國，已經有了歷史的演進，在我國却非有組織上

的規定，恐怕不易收效。不曉得坦父先生和主持高等教育的先生們以爲何如？

以上是我要回答坦父先生的幾句話，希望你在貴誌上再代爲發表一下。可是發展科學應該注意的問題，眞狠多，如像中學的科學教育，也是一個。這個問題我記得孟和先生在他的「科學研究與國家生命」的文章裏，也曾提及，我的文章，却因篇幅已長，未能說到。幾日前携到我的朋友孫學悟先生的一封信，對於這個問題，有甚深的了解，和極有趣味的討論。現在把他抄在下面，請你一并把他發表，以公同好，想是能得你的允許的。

十六、六、十四、叔永。

孫君信如下：

……我想在咱們國內發展科學知識的事業，好比去開墾一片極大的土地一樣。要是沒有大規模和最快的器具去辦理，萬難期望收最大効果，一人不能當萬人用，効率仍舊是慢得狠。若想得到又大又快的結果，我以爲我們應當竭力奬勵編輯適當的中學教科書和製造極便宜且最合用的科學儀器的人才。

大學的學生科學基礎的栽培是在中學。可是現在咱們國裏中學所用的科學教科書不是一些外國原本，學生要拿他當作英文讀本一樣的看待，就是那些比原本還難懂的翻譯的本子，學生一見就像好人看見一碗湯藥似的，不用說請他吃，恐怕一見就怕了。你看學生怎麼會不說「我的腦力不足，不能學理科」一類可憐的話呢？本來科學教科書所舉的例證和圖解是爲解釋原理的。應當把極普通的或學生每日所常習見的事情和東西來表明學生不容易懂的原理，那才對呢。可是現在中學用的教科書適得其反。因爲大半裏邊的例證和圖解不是學生日常所習見的東西，所以比那要解釋的原理還難明白。在這情形之下，就好似逼着學生心裏自己講「科學到底是眞難，連解釋原理的例證和圖解都不是容易懂的。那末，那原理呢？……」這類的念頭是根本有碍發展科學知識的精神。怎麼會引起學生去觀察他個人周圍的自然現象的興味。咱們國裏科學這些年沒能下一個根基，那不三不四的科學本子最少也當負幾分責任。

適當的教科書當然是狠不容易寫的，非有眞正科學的興味並富於中國教學經驗的不能奏功。但咱們國裏不能連一位這樣人才都沒有，有一二位也就好辦了。寫出一本適當的教科書（無論是那一門）全國的學生都可以得着他的好處。這不是一人能當萬人用麼？

科學儀器比教科書當然更是要緊。因爲學科學不實驗，

根本上是不中用。實驗無儀器，又不行。但現在我所注意的科學教學所用的儀器和東西萬不是現在一班教員心理所想像的，必得如何精密，必得如何準確，必得如何美觀，必得歐美最新式一類的儀器，是如何能自己做出最便宜最簡單最普通最適用的科學器具。

慢說咱們國內教育界還是終日鬧窮，就是有許多錢辦科學教育，也不必樣樣儀器都到外洋購定。這並不是怕「利權外溢」，也不是抵制外國貨的意思，更不是爲省錢。譬如一家想按部就班的過日子就得想法子，無論怎樣爲難，自已亦得安一廚房纔是。有了廚房，那末，纔能得着自己家裏人大大小小所願意的口味，並且也知道那些菜蔬是怎麽樣的做法。女兒也可以學些做飯燒菜的手藝，以後出嫁對於自己的廚房也可以獨立，更可以獨出心裁因時致宜的做出一碗合口的極便宜的家常菜。這極便宜的家常菜是狠要緊的!!

近來聽藕舫說他買了一時日本新出的極便宜的顯微鏡。價值不過兩元多錢。據說是狠適用的。我深相信這一件小東西在發展科學知識事業上定規有價值的。這樣便宜的顯微鏡，幾乎什麽小學都可以買一個。那些小學生藉之都可以看見他們的教員所講的小蟲眞有小眼睛了，牠腿上也有從前沒夢見的一條一條的小朗毛了。並還可以連想到爲什麽那樹葉那花瓣那麽好看！何妨也用小鏡看一看呢，……。簡直學生有時連吃飯也不顧了。這一看眞是「勝讀十年書，」恐怕一輩子也難忘記了。唉！這一件小東西勢力就眞大了。我想別的儀器一定也能使之這樣便宜，這樣有用，那是沒有疑惑的了。

我以爲這兩件事——適當的教科書，最便宜的科學儀器——是發展科學知識最要緊要快利的器具。若能有這兩件東西，中國科學也就慢慢自然就會有眞正根底了。根固自然的不用期望那枝葉就會榮盛了。

弟學悟上　五，二十五

清華學報

第四卷第一期目錄　民國一六年六月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　王國維
跋後漢書集解　楊樹達
尹文和尹文子　唐鉞
史記決疑　李奎耀
五口通商以前我國國際貿易之概況　侯厚培
化學情形與植物的關係　錢崇澍譯
一九二〇年美國大學之統計研究　朱君毅
介紹與批評
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蔣廷黼
Steiger, Beyer, Benitez: A History of the Orient　麻倫 (C. B. Malone)
Weale: The Vanished Empire　譚唐 (G. H. Danton)
Ange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ires　朱彬元
近年來中國新生物的發見　錢崇澍
Brinkley: Principles of General Chemistry　趙學海
Ruedeuberg: Chinesisch —Deutsches Woerterbuch 華德辭典　譚唐 (G. D. Danton)
Chinesisch-deutscher Almanch fuer das Jahr Ting Mao, 1927-1928.
Die Kunst Chinas Erste Herbsttagung des China-Institut　譚唐 (G. H. Danton)

價目：每册三角五分定閱全年二册六角郵費在內
發售：北京清華學校學報社各大埠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各大書坊
第一卷第一期現已售罄特併聲明